

我的江湖 越来越小

李敖
师友纪

我没有永远的朋友，
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
只有永远的正义。

陈才生 著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Democracy &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House



我的江湖 越来越小

李敖
师友纪

陈才生 著

WODEJIANGHU YUELAITYUEXIAO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江湖越来越小 / 陈才生著. — 北京 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6.4

ISBN 978-7-5139-0547-3

I. ①我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10777号

出 版 人: 许久文

责任编辑: 郭长岭

整体设计: 主语设计

出版发行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电 话: (010)59419778 59417745
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

邮 编: 100102

印 刷: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16

印 张: 20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9-0547-3

定 价: 39.80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■ 自序 ■

[相忘江湖 凝神沧海]

李敖曾经有诗云：

深情一片是冰心，事如春梦了无痕。

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不将朋友作情人。

他责己严责人亦严，无论朋友、老师、同仁、至亲，交往中都有一个鲜明尺度，那便是沈休文的诗句“理来情无存”，是非问题，理为至上，公论之外，无妨把酒言欢。他与徐复观唇枪舌剑，对簿公堂，刚出法院大门，两人又一起到咖啡馆聊天喝咖啡。他为章孝慈举行捐助义卖会，要救挚友于危难之中；义卖现场，又签名出售鞭挞章孝慈爷爷的著作《蒋介石评传》，要“诛奸谀于既死”。他走近过钱穆，又离开了钱穆；他结交过柏杨，又离开了柏杨；他曾与余光中为友，但不久又视同陌路各奔“前程”；他曾与郑南榕联手，但最终因观点分歧断然分手；还有与同学施启扬、与老师王作荣、与作家梁实秋、与政要陈水扁、马英九、谢长廷……他们之间有过相识、相交、相知，但又因理念不同而相左、相离、相斥，渐行渐远。

这就是李敖。作为朋友，他热情奔放，周到细致，但在是非面前，他张牙舞爪、笔锋如刀。什么辈分、情谊、面子全在考虑之外，他要做的，是在“无忌”的心情下，为了真相和真理，自己究竟能够做多少？在“剃刀边缘”又能做多少？

正因如此，有的人害怕和他做朋友，有的人盼望和他做朋友。伴随着他的愤世嫉俗、荣

自序

【相忘江湖 凝神沧海】

辱浮沉，那些师友故旧们，或敬而远之、退避三舍，或视若路人、不再过从，或在飞黄腾达“飞上枝头做凤凰”后，幽明异路，任其生灭。他亦就势拒人于千里之外，“背时独立抱寂寞”，旧友不补，新友不交，成为茫茫荒野山径中独来独往的夜行人。他发现，“只有你自己在想你想的、关切你想的。别人的面孔可能很友善、声音可能很亲切，可是那只局限于众生生活与世俗生活，除此以外，他们立刻变得无知、冰冷、麻木，比邻犹若天涯、相逢如不相识”。他为自己的觉悟感到释然。

南宋爱国诗人杨万里诗中说：

万山不许一溪奔，拦得溪声日夜喧。

等到前头山脚尽，堂堂溪水出前村。

敌友江湖望沧海，残山剩水我独行。诗中意境正好道出一位思想先行者为理想而战的处境。

通过本书的讲述，在这位文化怪杰身上，你可以看到他对待朋友、同学、老师以及牢犯、妓女、慰安妇时的快行己意，感受到那种久违了的狂飙与仗义，那种温厚暖人的冬阳般的古典情怀……

2015年7月 于殷都 面壁斋

李敖老年不喜欢交游，原因是过去交往的人物太多了。从大作家梁实秋、孙陵、金庸、三毛、余光中，到『副总统』陈诚、将军宋希濂、『总统』陈水扁、马英九，到著名导演李翰祥、刘家昌……他从中感受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，对人性的看法也越来越悲观。

目 录

[我的江湖越来越小：李敖师友纪]

第一章 · 交友纪

- 一 董作宾父子的书法 / 002
- 二 思想影响到李翰祥 / 005
- 三 将琼瑶小说作靶子 / 016
- 四 陈诚去世前的约见 / 023
- 五 和梁实秋的一段情 / 026
- 六 凭真牌就可以赢他 / 032
- 七 和徐复观对簿公堂 / 034
- 八 三十年的拉锯官司 / 043
- 九 扑朔迷离的财产案 / 052
- 十 同施启扬幽明异路 / 061
- 十一 结识孙立人的参谋 / 074
- 十二 宋希濂将军的自传 / 078

- 十三 和刘辰旦的“大字报” /091
- 十四 借力使力孙陵“下水” /099
- 十五 朋友的“样板”陈彦增 /106
- 十六 与“台独国父”生前事 /121
- 十七 给诗人余光中改诗 /124
- 十八 逼导演刘家昌道歉 /138
- 十九 警告亲日的马英九 /145
- 二十 邻居原来是云南王 /148
- 二十一 与三毛、金庸谈“伪善” /152
- 二十二 与刘晓庆的惺惺相惜 /157

第二章 · 从师纪

- 一 与地下党的生死缘 /168
- 二 姚从吾的得意门生 /179
- 三 胡适帮忙来赎裤子 /189
- 四 与胡适的笔墨情缘 /193
- 五 成了江冬秀的被告 /204
- 六 逼迫方神父上前线 /212
- 七 没有走钱穆的道路 /220
- 八 劝王作荣弹劾“总统” /225

第三章 · 行侠纪

- 一 营救柏杨的恩怨录 / 232
- 二 与殷海光的师生情 / 238
- 三 卖藏品义助慰安妇 / 255
- 四 为朋友索赔两个亿 / 260
- 五 与章孝慈的知遇缘 / 264
- 六 将死后遗体捐台大 / 274

第四章 · 片言纪

- 一 台湾市侩满脑肥肠（10则） / 280
- 二 中共的志向与气节（4则） / 289
- 三 此真得山水之乐者（7则） / 293
- 四 “爱心”不是“送”的（6则） / 298
- 五 我的屁股引以为耻（9则） / 303
- 六 日本是个“恶国”（3则） / 309

一 董作宾父子的书法

董作宾父子都是中国甲骨学研究的大师，李敖和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段奇妙的缘分，结缘之物便是他们的书法。

起因要从李敖一位忘年交的老朋友说起。

20世纪50年代，李敖在台中一中读书，结识了同学庄因的父亲庄严老先生，他是李敖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同学，毕业后到故宫博物院工作。国民党退据台湾后，他随“故宫”到了台湾，直到做上“故宫博物院”的副院长。庄严先生十分喜爱李敖的聪慧博学，经常写一些信和字给他，他也常去看望他，两人遂成为忘年之交。



◆ 董作宾

有一次，庄严写信请李敖帮他代卖陶一珊印的《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》，因为庄严为这书写了序后，陶一珊送他两套，他要卖掉其中一套以贴补家用。李敖很快将事情办成，庄严十分感激。他知道李敖喜爱文物，特别请他到“博物院”所在的北沟，利用他的职务之便，拿出馆藏的王羲之《快雪

时晴帖》和《四库全书》一函请李敖观赏，这是李敖第一次看到国宝级的文物。

还有一次，庄严托李敖寻找《元秘史》版本，李敖在台中“中央书局”为他定到一种，庄严却忘了付钱，害得李敖许久不好意思去“中央书局”，直到有一天他见到庄严并当面提醒他付款，才了结此事。

庄严知道李敖酷爱书法，还特意请他的老朋友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写了一首诗送给李敖，那诗的内容是：

风片片，
雨丝丝，
一日相望十二时，
奚事春来人不至，
花前又见燕归迟。

这是台北大学教授汪怡先生的小诗。他曾与董合作创作“集契集”，由董提供可识的甲骨文，他集成诗词，董以甲骨文书之，汪完成了任务，董却中途去世，后由其学生日本学者欧阳可亮代书成集。

董作宾在大陆时已是中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，有“一代甲骨学大师”之称。1948年，他当选为“中央研究院”第一届院士，同年底随“中央研究院”和自己相伴多年而不忍心分开的大批文物迁往台湾，任台湾大学中国古文和历史教授。李敖上中学时，他是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，并创办了著名的“大陆杂志”。以董作宾的成就和声望，他的墨宝对一向崇拜奇人的李敖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。欣赏着国宝级的文物，收藏着国宝级大师的作品，李敖产生了做人就要做第一流人的志向，一种无形的动力促使他走上一条埋头读书勤奋治学的道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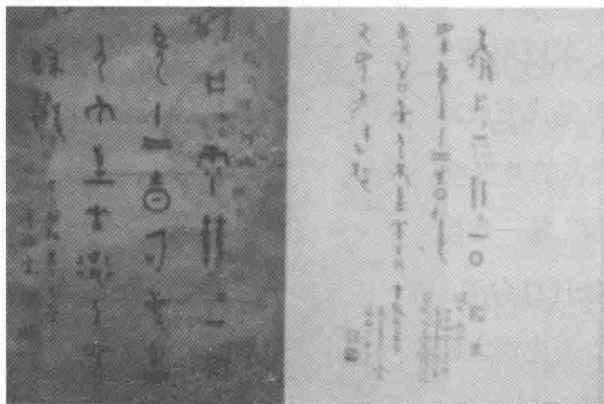
◆ 董玉京

有趣的是，通过这幅作品，李敖与董氏父子又有了一段后缘。

三年后，李敖考入台大历史系，十年后，李敖考入台大历史研究所，这种对历史的兴趣与董氏之间到底有多少联系，值得研究。但至少在文物方面，李敖已成为十分专业的鉴赏家。

四十年后，董作宾先生早已作古，他的儿子董玉京从医，成为台湾著名的心脏科医师、教授，并成为李敖的家庭医生，两人成为好友。董玉京除精通医学外，受父亲影响，从少年时代起便深深爱上了甲骨文，借行医之暇，沉醉于甲骨

文与甲骨学领域，做出了巨大的成就。李敖想起他父亲曾为自己题写的那首词，忽生联想，乃请董玉京重写前词，并将父子书法放在一起观赏，成为两代佳话。



◆ 董玉京父子甲骨文墨迹

李敖有诗赞曰：

两代墨迹同一词，
雨丝风片亦堪拾。
四十年来花已老，
花老犹见燕归迟。

可惜的是，这两幅字后来在李敖义助慰安妇时被卖掉了，

买主为台湾大学的陈昌耀医师。

二 思想影响到李翰祥

中国大陆影后刘晓庆与李敖相见时，谈到的第一个话题便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李翰祥。著名歌星费翔是一个混血儿，他的中国妈妈毕丽娜谈到李敖时也提到了李翰祥：

李翰祥满脸骄气，李敖一身傲骨。

李翰祥是谁？他与李敖怎么会扯到一起？两人之间又有过什么样的关系？说来还有一段故事。

李翰祥，1926年生，东北辽宁人，是中国近代电影史上一位重要的电影艺术家，有“港台影坛风云第一人”之称。他执导的作品如《火龙》《江山美人》《雪里红》《梁祝》《西施》《扬子江风云》《缢紫》《后门》《倾国倾城》等在港台地区一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。20世纪80年代，在大陆拍摄《火烧圆明园》《垂帘听政》等影片，在海峡两岸合作制片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。许多



◆ 李翰祥



◆ 中国大陆拍摄的《火烧圆明园》

人对他执导的电影耳熟能详，但却少有人知他来大陆之前曾与李敖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。这段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他从影的道路。

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，李翰祥已是香港影坛的风云人物。他执导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荣获第十届亚洲影展四项个人技术奖项，并创下了162天放映930场、72万观众的纪录。在台湾第二届金马奖评选中，他的《武则天》获颁优等影片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获颁最佳剧情片、最佳导演、女主角等六项大奖。演员凌波赴会台北，芳踪过

处，数十万民众夹道欢呼，香港媒体讥之为“狂人城”。1963年的初冬，李翰祥受国泰及联邦公司支持，成立国联电影公司，凭借他的个人魅力，吸引了一批香港技术和表演人才渡海营建崭新的电影乐土。他于台湾省电影制片厂租借场地，开始了他的新一段创业历程。

李敖1960年做预备军官时，正是李翰祥的《江山美人》流行的日子。当时，军营里的大喇叭整天播的、老兵整天哼的，都是这部影片中的调子。待到1966年，由于《文星》杂志被查封，主编李敖亦陷入人生的低谷，经朋友康白（何伟康）的介绍，他与李翰祥相识。因是东北同乡，两人一见如故。李翰祥开办了一个明星讲习班，请李敖去做过一次讲演，然后请他到家吃饭。两人谈

话十分投机。李翰祥说：“你是最厉害的东北人，简直像绍兴师爷。”李敖说：“你的《梁祝》也很厉害啊，那黄梅小调如今大街小巷都在传唱。可惜我至今还没有看过。”李翰祥听了大吃一惊：“李敖啊，你这种朋友怎么能交！你不看朋友拍的电影！”李敖笑着说：“现在你知道如何维持友谊了吧？最好你也别看我的书！”

李翰祥有个司机叫老举，原来是台湾电影制片厂龙厂长的司机，山东人，只要李翰祥和李敖在一起，他便没有好脸色。李翰祥感到奇怪，一日，趁李敖下了车，低声问老举：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？”老举指着下车的李敖的背影说：“人们都说这个人一肚子学问，一脑门子坏水，尖酸刻薄，笔杆子压死人，比刀笔吏还厉害。”

当时，李敖靠卖文为生已经无望，便偷偷摸摸帮出版社和杂志社编书，为了生存，他打破了自己不用笔名发表文章的纪录，这种无奈已超出他所能忍受的极限，但他很清楚，靠别人吃饭，就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，要特立独行，必须有经济做后盾，那就是要有钱！于是，他为水牛出版社编辑《罗素选集》，出版时挂上刘福增的名字，以此挣些小钱。《传记文学》主编刘绍唐对李敖亦援之以手，让李敖以“赵家铭”（“造假名”的谐音）的笔名写了许多文章，如《陈果夫与运动大会歌》《章太炎与胡适之的一些是与非》《蔡元培与胡适》等，以获取稿费。

但尽管如此，也不够他的花费，只好又做起倒卖旧电器的营生。当时美军顾问团在台北，市面上出售的冰箱空调等电器，大都是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。李敖和朋友李世君合作，化名“OK李”（OK LEE），整天靠在英文报纸上登广告兜来旧电器，然后转卖。由于各界朋友的帮忙，一些外国人也愿意把旧电器卖给他，甚至还有新电器流至手中，如美军军眷毕丽娜、外国朋友包特菲尔

德等都热情地帮助他联系货源，这样，他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

为了出售旧电器，李敖广交朋友。每次成交之后，他都亲自动手，与工人一样干活。有一次卖了一台冰箱给李翰祥，李太太看到李敖亲自搬运，惊讶地说：“怎么大作家做起苦力来了？”李敖嘻嘻笑着说：“大作家被下放了，正在劳动改造啊！”

李敖曾在给老师殷海光的信中说：

我近来整日亦忙于谋生，旧债累人，甚苦恼。最近拟去一私人广告公司做事，代商人写广告词，所堪阿Q式自慰者，美国Sinclair lewis、Sherwood Anderson、Cimelia Otis Skinners诸文豪皆出身于此，今日之我，却正好逆其道而行之，呜呼哀哉！国民党统治下之独立文人！（我们这种人，“义不食周粟”！“渴不饮盗泉水”！）

这段文字，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无声控诉。殷海光当时亦因文祸受到当局的迫害，但他的生活能力太差，只能待在家里气得胃痛，与之不同的是，李敖在愤而不屈之余，依然在夹缝中积极而顽强地生活着。他相信，“坚忍是我们这类人在目前的唯一‘武器’”，自己还年轻，未来的道路还很远很远。

还是在1966年6月，李敖在困境中想办一个杂志、开一家书店，迫于自己的处境，他写信请父亲好友、“立法委员”王兆民（歌星王菲的爷爷）帮忙出面登记，登记后再“转让”给自己。他向这位“二叔”保证，杂志主要“反共产党，同时反‘准共产党’”、“介绍世界现代化思想（如印行科学思想的书）”、“播种下一代（如印行少年儿童读物）”等等，决不会涉及“目前的政治和政党（包括‘党官’）”，它只是“一个走投无路的爱国文人，置身一